

从山东到太行山,萧华惊险闯过敌占区

1942年秋,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与八路军115师负责人商定:派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赴太行山,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汇报山东5年来的斗争形势与各项工作。萧华受命后从鲁中出发,穿越日伪密如蛛网的封锁线,斜穿晋冀鲁豫四省交错的敌占区,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,一路昼伏夜行,惊险曲折。

铁道游击队接应

收到任务的当天,萧华和夫人王新兰、警卫员徐登坤、秘书康予召4人就飞身上马出发了。

来到山东费县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,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摊开地图对萧华说:日伪用“分进合击”“清剿剔抉”“铁壁合围”轮番碾压,根据地切成豆腐块。核心区长不过40里,宽处10余里,窄处只剩1里多。这些数字报出来后,萧华笑着说:“怪不得说鲁南的党、政、军、民是站在‘一条线’上,原来是地方太窄,只能排成一路纵队!”一句话把张光中等人逗得前仰后合。

离开费县后,萧华一行继续向西前进。津浦铁路枣庄段是日军“模范治安区”,碉堡、巡路车、探照灯把铁路箍得像铁桶一般。

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带着十来个开火车、挖煤工人出身的便衣队员连夜从微山湖赶来迎接萧华一行。

在铁道游击队掩护下,萧华一行人借着夜色,猫腰穿过津浦路。微山湖游击队的张新华队长早已带人在对面等候。杜季伟把萧华4人交到张队长手里,转身返程。

拂晓前,萧华一行人登上藏在港汊里的渔船。船篙一点,船头滑进芦苇荡,七拐八绕,像钻进一座青纱帐围成的水迷宫。张队长低声对萧华说:如今湖面是咱的天下。早先日军汽船横冲直撞,还化装成渔民偷袭游击队;后来游击队化整为零,又拉住了大部分维持会,敌人就成了睁眼瞎。话音未落,远处传来两声水鸟叫,张队长一笑,告诉萧华:这是监视哨报平安的暗号。太阳爬上桅杆高,萧华4人躺在船舱里,听着芦苇沙沙地响声,安心等待下一个夜色降临。

夜色四合,小船悄悄划出苇塘,把萧华一行稳稳送上微山西岸……

靠内线关系“软过”

穿过晋冀鲁豫四省交界的敌占区是萧华等人此行最硬、最险的一关。若硬闯,至少得需要一个

团掩护,枪炮一响,势必惊动敌人。经反复斟酌,大家决定靠内线关系“软过”,人少目标小,反而容易混过去。

萧华一行扮作商人,并且“改名换姓”,每人取了一个假名,萧华的新名字叫“春涛”。第一晚,他们落脚在一处小村落。村里住着一小队伪军,领头的队长早被八路军争取过来。向导王乐亭通过这条内线,把王新兰悄悄安插到“队长太太”的屋里借宿。萧华等4个男人却没法进村,只能宿在村外一间看场用的土坯房。

翌日清晨动身前,王乐亭摊开简易路线图,重新分派人手:“过鬼子的封锁线,目标越小越好。5人分成两拨:康予召、徐登坤走北线,交通员会接应;萧华、我加上王新兰,仍按老路插过去。记住,哪怕路上打个照面,也要装作互不相识。”说罢,两拨人错开半顿饭工夫,一北一南出发了。

傍晚,一行人会合后抵达一座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子。村头耸着土围子——主人是本地地主程老先生,兼做药材生意,外头挂着“维持会长”的牌子,暗地里却同情抗日力量。八路军派人同他搭上线,晓以民族大义,许以“保住产业、不当汉奸”两项承诺,程老先生心动,双方遂有默契。这日程老先生去了县城,恰巧不在家;管家开门把萧华一行悄悄接进深院。

第二天一早,吃过程家准备的早点,萧华等人改换行装,不再靠两条腿走路,而是坐上程家提供的一辆带篷骡车。

掌灯时分,骡车拐进安阳城南的一个小村,平汉线上火车的汽笛、轮轨撞击声已清晰可闻。车子在一条窄巷里三转两拐,停在一座青砖小院门前。王乐亭压低声音说:“院主是伪政权里的一个小科长,表面应酬日本人,暗地里给咱们行方便。”

第二天鸡叫头遍,房东亲自领路,带领众人于拂晓前赶到铁路边的村子。此地封锁沟一丈多深,只有村公所的吊桥能过。刚拐过街角,土墙后突然伸出一只大巴掌,把房东惊得倒退拔枪。

墙后转出一名自卫队汉子,低声急催:“快进屋!鬼子小队长带两名伪军进公所,前脚刚踏进门!”众人闪进旁边小院,屏住呼吸,听着皮靴声从窗外踏过,再差几步便是流血局面。

许久,鬼子走远,村公所的人才敢放下吊桥。借着朦胧的晨雾,萧华一行踩着木板快步跨过深沟,在安阳与磁县之间的一段空隙钻过平汉路。脚

下铁轨还残留着夜里的寒气,抬头已看得见游击区起伏的山峦。

彭德怀的“罐头宴”

又一日清晨,萧华一行抵达八路军设在河北涉县的专管敌占区统战工作的联络站。大家脱下便装,重新换上灰布军装。当天,一行人便抵达129师师部驻地黎城。邓小平听说萧华到了,亲自出门来迎接,与之热情握手。

在黎城的两天里,邓小平特意让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全程陪同,吃住都安排得妥妥帖帖。第三天一早,萧华一行离开黎城。129师拨出几匹战马,把4人一直送到八路军总部附近清漳河滩。

麻田是太行山深处傍着清漳河的小镇,可它却是华北敌后抗战的心脏——八路军总部司令部设在这里,政治部则驻在五六里外的桐峪。萧华一行抵达桐峪时,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已在村口等候。山沟里物资奇缺,可他们还是想办法端出小米干饭、肉片炒土豆,像过年一样招待远客。4天之后,萧华搬到麻田住下,彭德怀、滕代远、张际春等总部首长隔三岔五就踱进门来,问寒问暖。

1943年1月,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在麻田召开。萧华用3个半天系统汇报了山东的敌我态势、根据地建设、群众工作、统一战线以及敌占区秘密斗争情况,并传达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一系列指示。随后,大家又讨论了整整2个半天。八路军总部首长对山东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,同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。

那时节,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一日三餐不是黑豆就是玉米、土豆,彭德怀却特意拨出小米让远客吃口“细粮”。最让萧华感动的是那次“罐头宴”。彭德怀请萧华吃饭,滕代远和夫人林一作陪。主食是小米饭,锅里涮野菜,桌上最“硬”的菜是一罐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牛肉罐头。彭德怀说:“远道来的客人,得尝尝。”找不到开罐刀,他亲自拿菜刀又砍又撬,一不留神划破手指,血顺着指缝往下淌。大家忙找纱布给他包扎,彭总却哈哈大笑:“见点血,添喜气!”大家边吃边笑,辣味、人情味混在一起,成了太行山最香的一顿饭。

在太行的这段日子,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把山东的情况摸了个底朝天,也给出了“药方子”。1943年2月,萧华4人背起文件包,向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邓小平等领导挥手告别。他们要把太行山点着的“火种”带回去,让渤海、胶东、鲁中、滨海一带抗战的火光更红、更亮。

据《世纪风采》高帅涛/文

